

诗歌大道与修辞的微观辩证——李永才诗集《记忆的空纸盒》的语言脉络和精神轨迹探源

无论怎样的环境生态重组和怎样的内心焦虑色变，诗歌语言在少数那里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始了新的修辞裂变，诗人李永才《记忆的空纸盒》所暗自渗透出来话语底色，呈现了当代诗人对于时代诸般的细节磨砺和思想打探。受地域气息和种族文化的影响，诗人的生存轨迹伴随着身份的迁移，最后落脚到语调，诗人李永才的血质中，流淌着土地的纯朴和韧性。尽管，在漂泊不定的都市中，他的忧伤和孤独已经变成另一种语言多维变脸。《记忆的空纸盒》所呈现的个人精神成长历史与诗人的书写轨迹是当代诗歌话语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微观透视，从自然主义出发，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直逼现代主义。诗人李永才在修辞微观之中遭遇了诗歌大道的洗礼，他的诗歌经验综合了童年的土气、江湖的侠气、诗人的豪气，文人的雅气以及作为艺术家的静气和匠气。所以在他近年来的写作之中处处透露出来的语言观念的更新和无论题材还是手法上的有意探索等艺术突围，都表现了个体诗人写作对当代生活的发现惊奇，和诗歌在处理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上的个别命名，同时表达了一代诗人在新语境之中自我变革与文本创造的辩证中的文化抱负和艺术野心。

有哲人认为，记忆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诗人李永才诗歌的记忆，是诗人全景式的写作尝试。诗人拉网式的精神诉求，在疲惫的日常之中展开，从城市到乡村，仿佛一种精神的溯源。作为汉语的乡愁，是关于乡村与城市的魔幻，正如美国诗歌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到新时代汉语诗歌如诗人霍俊明所命名的“尴尬的一代”。在强大的农耕文化背景之下，历经苦难的汉语正处于一种“迷惘”与“尴尬”的“双重焦虑”中，今天的书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化和去魅。诗人李永才的书写逻辑，跳出了传统乡村诗歌简单的赞美和修饰的忧伤范式，既有缠绵，又有反思批判。关于城市，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幽默的外乡人”的内敛和机智。所以他的诗歌有一种距离上的漂泊感，也带来李氏某种“飘忽的诗风”。正如《西西里的故事》所表现的故乡，不是因



为它是诗人的出生地和祖先的尸骨埋葬地，而是我们爱的出发地，是我们初爱的地方。诗歌的记忆，恰恰是诗人现实的五彩斑斓，是孤独灵魂的辽阔牧场，记忆是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如杜甫一股入世情怀。尽管诗人李永才的诗歌中情感的成分非常浓厚，但是“一介贫穷书生光脚在乡村走了二十年，又在城市挣扎了二十多年，还是老老实实看几本书，写几首诗”的深刻自省，仿佛有些历尽沧桑的感觉。“我无法在精神的盒子里/挽留一粒命运的阳光/只想装一分淡泊，三分宁静/让一个人的记忆，白云一样散落”。空，是放下，是悟道的空灵。“空盒子”仿佛语言的诗歌，是诗人理想与梦幻落脚点，诗人最终皈依了“人生之空”，似乎也应兑了中国文人如大潮一般悠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身处后疫情时代，风云变幻，

心性磨损，儒释道的生命调式，似乎成为当代中国诗人某种难以逃避的悲壮而残酷的语言宿命。

李永才属于情感型诗人。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重庆人火热的性子、四川人的麻辣味和狭义心肠，包括如袍哥一般地缘文化的熏陶，所以李永才诗歌的抒情性是从他娘胎中带来的。他的诗歌节奏缓慢，语调铿锵。偏向情感一隅的窃窃私语，总是寄托于具体的事象、人象与物象上。“我苦涩生活的一部分/需要说出来的/——已经成为飘逝的尘土”，他的乡村意象的经营饱含了对于亲情、土地和河流的感恩之心。“在蔚蓝的苍穹之下，播种光与影/在红湿的雨声中，体味虚与实/将过去的荒诞、不堪和愧疚/重新回忆一遍”，他的城市意象变幻莫测，带着个人的感受和体温。“而我只想读流云与天色/如读一匹老马/穿梭于驷马桥与九眼桥之间/那一排卷进风尘的树/在神思倥偬里，早已失去真身”。在现实中读出了烂漫的忧伤。实际上是“贫穷和苦难，养育了一个少年/浪迹天涯的忧伤”。尽管四川诗人身上有一种“山头意识”，有一种“扛旗子”的传统，但是无疑为他们的创造性提供了善良的温床。诗歌的民间精神在四川大地风起云涌，生生不死。诗人李永才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东方诗社开始，已经步入了诗歌先锋建设的行列。应该说,《记忆的空纸盒》是诗人李永才文学认知和诗歌修养的全部表达,是诗人里程碑式的作品。

李永才的诗歌之中有一股强烈的 60 后味。无知的童年(但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大自然的细微之中),饥饿(精神和肉体)的少年,劳累的中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高考制度改变一代人的命运。贫穷总是伴随着孤独,同时磨砺了生存意志，从四川师范大学到北大求学。他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对理想生活的渴望，所以他的诗歌之中总是隐隐约约地散发出淡淡的忧伤,和大多数 60 后诗人一样，他的诗歌永远充满了挣扎,以及对命运的反抗。“我看到了，漠类云集水草翻涌/如此汤汤的世界/失败是有限的,/而生机是无限的/潮涨潮落，

仿佛人世代谢/推近及远，往复循环”，抗争之中带着几分坦然和自我劝慰。“诗歌的活力发生在词与词的组织间，但照亮这一切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创造力。”(姜涛语)。多年的语言生活锻炼以后，他的诗歌从情感空间转型为文化空间的精神密码的重构。所以，诗人才会在人间稀疏的烟火的悲悯之中，看见了时光的伦理。“生活正在变得，如此的荒谬/如果你想看天空/云朵就是脱脂的牛奶，在桌面上流淌”。从诗人李永才的诗歌转型的写作个案，我们可以窥见作为 60 后诗人的话语形态在澎湃的时代特征之中如何完成语言对自我的塑造。诗歌如何关注知识和后工业时代的命运，是 60 后诗人写作必须面临的诗学难题。诗歌的困惑，不仅仅停留美学和技术方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代诗人在写作进入中年以后，开始迷恋“反转的诗学”。他们貌似二三流的作品，其实是在抵抗时间对生命的侵蚀。李永才的内心其实装有多少如一江春水般的万般无奈与柔软。身处在无边黑夜的我们彼此是看不见的。除非有一次被如闪电般的语言照亮。青春期的激情万丈，冲动的语言，转变为轻盈的海涩，甚至走出了公共话语视野，变得十分难懂。

“生命不止是一只散佚的候鸟/许多雨季过去了。我喜欢的旧报纸/旧马车，云蒸霞蔚的旧日子/都成了十字街头的遗梦。”，生命的沉重影响了语言的沉重。语言与生命合一，诗歌从文化转型为语言之诗歌，诗歌回到了诗歌的怀抱，道成语言，语言成为诗人的精神家园。“下午是蓝色的，风声也是/我执念于一溪云，半江春水/无声无息。闲情甚多，仍需一分淡定。”，诗歌是诗人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栖居。“60 后，这个代际的诗人写作优势在于，他们有足够的的人生经验，数十年的写作训练能够轻车熟路地将其转换为诗意，这个群体早已经过了为名利写作，趁着灵感与才情写作的年龄，过滤掉生命中的喧嚣和尘埃，诗成为建设人生的一种方式”(王单单语)。你在李永才后期的诗歌之中，看得到的明显的美学趣味和修辞功力，尽管距离语言的伟大，我们都在路上。

楹联里的智慧

■ 杜纪英

我喜欢楹联，源于小时候家里贴春联的时候，被上面工整对仗、雅俗共赏的文字所感染。在久远的文学典故中，就有楹联的身影，每到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的门口上都贴上了红彤彤的春联。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雅士对楹联都情有独钟。古代文人常常以对联博弈，吟诗作对，寻找生活的乐趣，不仅是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彰显他们的才华，结交知己好友，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体现社会百态和世俗民情。很多楹联悬挂于书房、客厅、府邸、名胜、庙宇等处，供人们赏析。我在很多风景名胜区的都看到过楹联，总会停下脚步，仔细研究一番，品味其中的意韵。

楹联的历史源远流长，讲究上下联字数对等、词性对品、结构对应、节律对拍、平仄对立、形对意联，读起来琅琅上口。很多文人在唱和之时脑洞大开，妙趣横生，也有一些楹联讽刺批评官场，针砭时弊。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而要成为君子，除了懂本专业，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一直爱好书画，我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地研究，并且把楹联和书画艺术融为一体，不仅彰显了自己的文化修养，而且书画艺术水平得以提升。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楹联征集启事，因为有一定的古诗词创作功底，所以撰写楹联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创作了一副楹联投寄了出去，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一等奖。我自己家的春联文字、书法内容都是我自己原创撰写，辞旧迎新，增添浓浓的节日气氛，寄托着全家人美好的希望。我还建了个楹联群，跟大家经常在群里互相切磋、交流。有些新手刚入门的时候，我都耐心地给他们讲解，把他们引领上楹联创作的道路。

大学的时候，如果有同学过生日，都会让我把他们的名字嵌进去，写一副对联赠送给他们，我也乐得接受这份差事。楹联揭示人生的哲理、生活的真谛，撰写对联，不仅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启迪心智，而且锻炼了思维表达能力，在寻章摘句中享受生活的乐趣。

故土情深(组诗)

■ 常勤

故乡的小路 在故乡的大山 古驿道像一根根互相关联的毛细血管，布满每一个山脊梁 或者田野与村落 羊肠小道，在我的记忆里无限延伸 有晴天野草的芬芳 也有雨天道路的泥泞 小路通向故乡所有的希望 当山里的雄鸡，那一声声的啼鸣镀亮了 故乡的梯田和群山 童年的我，小脚丫和解放鞋便踏着鲜亮的露珠和一路庄稼一样纯朴的歌声 像鱼儿一样游进了古朴的四合院 那充满琅琅书声的学堂 当放学的钟声 在老校长的手里断断续续如响响起 我便循着夕阳和炊烟的指引 踏一路的暮色苍茫 一年四季的小路 连接着古驿道和远方，在樱花丛中穿越 悦耳的牛铃，砍柴的樵夫 来来往往的商贩 各自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奔忙 这些朴实的形象，飞萦我的梦乡 梦境里，乡亲们挑着一担稻谷饱满的金黄 父亲赶着那一头忠实的老黄牛 甩一路清脆的鞭响 弯弯的小路，穿越春天的油菜花地 年迈的邮递员，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 碾一滩长长的希望 我拿着远方的信件，踏一路泥泞 一直笑到梦乡 可如今呀！脚步漫过田园 依旧是芳草斜阳 我开始重走故乡这一条脐带一样 连着远方游子血脉的 依旧曲折的小路时 我再也找不到那曾经的小桥流水 找不到童年的小脚丫踏过的青石板 那依稀深藏在记忆深处的泥泞 包括蛸蛸和纺织娘弹琴的谣曲，抑或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	稻花香和蛙鼓声 那久违的乡村气息 父辈们都远离尘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兄弟姐妹们也告别了 挥汗如雨的土地 而故乡的小路 那十八弯的山道上更加荒芜 依旧被那野性十足的草儿覆盖 每一次踏上归途 仿佛看到了亲人们依旧在夕阳下 在小路的另外一端，默默地守望着 那期盼的眼神 是夕阳下的春晖 老鹰崖 大山骑着大山，大山挨挤着大山 在远古造山运动的时候 它们的命运注定 今生今世在一起 且以老鹰展翅的方式 兀立在岁月深处 每年接受太阳的睥睨与山风的抚慰 大山的高度 只有蹒跚的流云知道 而大山的子民们的脚步 无法把你丈量 在登山者的目光仰望之处 是野樱花的雪白与红杜鹃的热烈 而那些不知疲倦的飞鸟 把那丛林一样新鲜的啼鸣 印刻在牧童的心里 在绿浪翻滚的季节 进山的路，像蛇一样逶迤而上 于是，山里便像容器一样盛满了 虎啸丛林的故事，以及 月亮和鲜花的传说 令孩童们痴迷 苍鹰总是在风的怂恿下俯瞰大地 牛背顺着山路十八弯 伏着红豆一样浑圆的夕阳西下 那些平凡或者伟大的 梓木或者乔木 总是伫立在山崖上 守候着春夏秋冬 坚守着故乡的苍茫与美丽	竹海中的村落 故乡竹海中的古村落 亦真亦幻，山村像老神仙一样隐遁在碧波起伏的竹海里 走进印刻着风雨沧桑的宅第 明朝的风，清代的雨，民国的明月 所有岁月的光影将我裹挟 于是，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 在祖辈的栖息地里 邂逅古典时光 惊蛰的沉雷滚过之后 春日依旧和煦 繁花的世界与竹的海洋浑然一体 在浩瀚无边的春风里，波澜壮阔 那些灵性的候鸟，又乘风振翅而来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上筑巢，歌唱 且生儿育女 那雨后竹笋一样新鲜的啼鸣 在云端此起彼伏的传递 呼唤着小村的每一个黎明与落日 老宅在数株枫香树、银杏树、朴树和槲栎树 包括拐枣树等古树的庇护下 仿佛是遗世独立的隐者 绿云覆盖，古朴而生动 岁月在年复一年的不倦轮回之中 而古村落已经老态龙钟 依旧在风雨中伫立与守望 一任栋梁腐朽，木质的窗棂 日渐斑驳 小村芬芳而宁静 鲜花怒放而缄默 有力气的年轻人都背着行囊 像候鸟一样远赴他乡 只留下年迈的老年人和孩子们 在古村落的墙根下，独自品茶孤独 而古树也在夕阳下 在春风里翘首期盼 大山的子孙们 布谷又开始催春了 你们何时回返故乡？ 远离村庄的年轻人 有理想的年轻人 总是像山崖上的飞鹰一样 张开翅膀，翔出那一片 郁郁葱葱的竹海	向着大山深处的远方无限延伸 忘不掉远方的 汽笛和大都市的璀璨 闪射着的无法抵御的诱惑 一次次在新月皎洁的夜晚，辗转反侧 终于在农历新年过后的 第二个节气 他们带着梦想，以及 父母的殷殷叮嘱出发 依依不舍地走了 故园的春花秋月还在 只是一年一度的农事 被年迈的父辈们化作一声哀叹 于是，土地都荒芜了 人们在他们村口的老树下张望 孩子们在睡梦中，呼唤着母亲 还有那几株千年古银杏树 无比寂寞的抬头眺望着远方的天空 山村再也见不到热火朝天的秋收 见不到黄灿灿的金秋 在山村田园里留驻 许多远离故土的年轻人 像植物的种子一样 在远方的城市里，萌芽生根 他们或者在写字楼里成为白领 或者在钢筋水泥的手脚架上 脸庞被焊花照亮 怀恋那怎么也割舍不下的故乡 和那渐渐地斑驳的古村落 而他们把故乡的山，耕牛及犁耙 藏掖在每个夜晚的梦乡里 包括那曾经熟悉的二十四节气 当阳光再次镀亮 城市的天空与大地的时候 他们却怎么也不愿意 回到告别已久的故乡 古村落 老宅连着老宅 像大山里的望林，楠竹们的根 连接着另外一条根系 喜字型的建筑格局 是义门陈的千年传统 没有徽派建筑的马头墙 但是青砖到顶，清一色的黛色瓦 阴阳相抱，无数次春天的雨水 从檐头倾泻而下 引来村童格格的笑声 古老的村落，被白云或者晴岚 被数棵千年古银杏树包围的 斑驳的老宅，到处都是 腐朽的木檩和窗棂，以及 雨水侵蚀的痕迹 和父辈们额头的 皱纹一样深刻 那些被废弃的老宅 曾经是父辈们和兄长们的洞房 曾经被红烛烧红，照亮了 外姓新娘的风冠霞帔 歪斜的格子窗，浆糊的白宣纸 业已陈旧不堪，隐约还在 传递那个峥嵘岁月的子曰诗云 月光不老，依旧痴迷云窗 把那束月光投射在案头， 没有梅影横窗的浪漫 只有竹影婆娑的清幽 依旧令人遐思 童年仰望星空的天井还在 逢年过节族人们在一起聚会 宣泄欢乐情感的祠堂也还在 只有老宅空无一人，像一个被人遗弃的 孤寡老人，坐在岁月深处 低垂着腐朽的椽头 期盼着子孙满堂，人丁兴旺 可是，树大分枝呀 老宅留不住逝去的亲人 也留不住，后辈年轻人 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脚步 时光流淌，老宅很老 童年的欢声笑语，儿女情长 都一去不复返，老宅空寂的 好像压根就不存在 义门陈的老前辈们 像山野的草木一样 在风刀霜剑中悄然离去的时候 年轻人的家也就没了 只有如烟的往事 从远离故土的游子梦境中 一遍又一遍地演绎过往
--	---	--	---

